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鼎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　以下文類

戰國策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茾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
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
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
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
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强是以轉相放傚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

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遂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

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乗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

杖於詐諜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恵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壊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

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謀故其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皆可喜可觀𫉬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魏文帝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

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黄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又

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

鑫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未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

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刄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頗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對余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

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户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畧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

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風俗通序　　魏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説難轉相

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

尚書天子廵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亷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註續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

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道德經注序 晉河上公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及者乎今夫仁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甞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甞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馬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

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山海經序

郭璞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

絪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噴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乘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䕷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氷水陰鼠出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

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按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意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宫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禾艶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銀燭之寶

歸而植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御犇戎為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廵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

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潜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明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潜効絶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葢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

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串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弗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絶於今夏后之迹靡刋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鸖鶬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

容其鑒之哉

莊子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合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遊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

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懐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文心雕龍序 梁劉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

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雷霆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經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

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葢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

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精析表籠圈條貫擒神往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

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徃代既洗予聞眇眇来世儻塵彼觀

西漢文類序 唐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亂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文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

都（一作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本者寵（一作襲）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釆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甚（一作年長疾篤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擩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擿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

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包也
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賛為
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
删取其叙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
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
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之而
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
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

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葢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接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檄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

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

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一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梁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寛隋有楊素
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

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祕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尸塞城郛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輙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

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

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不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

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孫子後序

宋 歐陽修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謬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

與董吕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覇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强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

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牵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
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
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
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
皆抉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
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
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趣眑然儒者也後世

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刪正黄庭經序　歐陽脩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道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

下來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

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黄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

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竒怪詭舛之書欲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刋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删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詭謬之説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戰國策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

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

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

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

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紛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

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將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

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益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補正水經序　元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

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畧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概未之考也舊唐注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

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𢷬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宫南永安宫昭烈托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守文氏以為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宅書

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畧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

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慱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葢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淞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脩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所顧附著其說焉而不知其妄也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澄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黄老之說始自黄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凈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黄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迹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黄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

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啗於鬼道左慈啟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令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閒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祕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

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葢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

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盍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

冊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鼎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十一

明 賀復徴 編

序十七

靈棊經解序 明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棊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棊以象之靈棊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藴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棊之辭也哉靈棊之式以

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偶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乘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

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水經序

王禕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

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葢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

安即巤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縣南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鄘二

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泰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畧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于遷

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閒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閒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棋布皆因水以别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綿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

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纒絡枝煩條貫甚夥搜渠訪瀆靡或滿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

慼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
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中說考序　崔銑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
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
盛齋戒競殺伐而攻諛詐言道則惟空寂為文則飭蕬
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
脩於治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

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樸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倨不華以僞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耶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誦可厠典謨假仁竊禮

可與存義氣變漓而事改化消薄而式微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彝倫攸斁將欲捄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諸膏粱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夫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尊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彝其遂泯亂歟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

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為書讀者厭之銑為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為三曰内曰外曰雜内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為雜篇削杜淹之誕為世家凡二十篇間為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真贋粲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

文苑春秋序

崔銑

說者曰孔子刪書為首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

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乎世小節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為封建自秦以下為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其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葢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謏偽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

人有畏而戢其奸文之脩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久存由漢而来史紀其事儒闡其義文士騁其貫智士申其辨然而詭誕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省覾覽也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文靡久矣抗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為乎巳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伐楚之告迄於我皇祖攘夷之檄名曰文苑春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

事之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畧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觀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摭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脩經之遺志云

廣文選序 劉節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蕭

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有十四為詩詩之目二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册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賛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賛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行狀為吊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

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謠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勑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册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

實也傳者史論賛之紀也説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辨遺焉景賈以下不録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賛畧甚矣史論述賛畧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

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刻戰國策序　李夢陽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

叛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録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証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忻細𦙢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慱洽談之竒俷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為書也立從横

倡捭闔勢利唼軋譊狂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令觀其時如羣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悔塞橫議膠固中韓為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覘其險謬詼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辨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鄉墨儒服其意淵虓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徃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壊於縁尚者樂其同縁者憚其改傳者安于習述者狃于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獘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

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来者曾氏所謂因以為戒者也

重校漢梁王太傅賈誼新書序 黄省曾

漢文帝時知治體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體者非曰治而知治亂而知亂也葢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之於無形迎之於將来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

徙康和無恙也而藳離死夭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體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親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體者蓋若此夫親親尊賢為國之大務也而末流之弊尚不能救況乎漢廷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者賈生安得不憂之也

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乎諸疏之見生真所謂通達國體者也夫國家所貴於用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奈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疏之譬之人抱必危之疾乃遣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去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釀國禍不足道矣獨惜賈生稽本天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東

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今學士大夫蓋談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死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即慕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須史之榮可同而語也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氏五篇乃揚杯而嘆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文繆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故所藏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讀惜哉何公已没不覩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

賈生數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之予曰不然此誼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畧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漢中大夫陸賈新語序　　黄省曾

嘗讀趙宋書謂漢氏聖道滅替鮮寡儒者予不然之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然趙宋時有之乎易詩書禮春秋皆當時萌芽授承之不有儒者曷傳之乎予常謂

仲尼之道明切允實在漢初尚可表見不似後儒談玄旨妙慌忽奥杳使新學無可踐據去洙泗太藍背遠者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後儒乳口即言性與天道嚚嚚洋洋皆以為聖人可旦夕驟企㝡考其心行則徃徃與盜跖等由不得其門而沉陷異端張狂肆求之也即如中大夫陸賈所撰新語其曰天地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則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之言何異其曰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

聖人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即詩亡而後春秋作之義也其曰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即亦有仁義之旨也其曰法令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所致者即君子德風之說也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之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此固促束淺目而不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者也漢氏經術至於立官顓門令仲

尼之道絶而復傳於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乃序而藏之以告論世者焉

山海經後序　楊慎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

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彚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葢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因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黄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黄帝姚姒盤

盂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録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贋作詭撰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説竒矣此説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

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篇尾

秦漢文序　王寵

嘉靖癸未吳可泉先生来刺我邦憲古振文式崇化本數進諸生館下追琢礱厲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次秦漢文授之讀既受卒業寵跽而請曰是編何居先生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閎麗者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攟摭經傳葛以徵於有司其尤疵者

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估俳秦與漢無庸及焉吾怪其涉其流而不飲其流也將浚之使遂闢之使廓而毋用是譾譾促數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旨奥其辭簡其為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真氏之所輯者不既踰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焉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

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凉也故畧而僅存焉寵既聞命為之刋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願而好修請以梓梓成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漢文選序　田汝成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華散於文墨搢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所得恢張緒餘埀聲

藝苑蓋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襲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而先進之識摭其實後進之識獵其華吾因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彦玄覽前載芟穢披珍存什一於千百分門萃類為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以来文章者家視為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參駁謂統拙

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王羲之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閑情則遺而不錄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叙玉樹青葱則概收之而不辨其繆以此譏統褒瑕掩瑜不原述作之旨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葢能文固先於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於為文故議關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即揚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

華而畧簡澹執規觚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稚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故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體矣若夫閑情一賦明為白璧微瑕蓋處士興寄沖寂不當學步豔詞勸百諷一自舛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槩獎為佳是寶夏后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以片繆致蠲是惜蟻鼻之缺而棄純鈎也況統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譙統不亦固

哉邇來更有文選増定廣文選諸編自附於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繆殆謂末學膚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怪石蟠松奇花異卉以延賞適而已梗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樂焉吳趨楚舞擫管彈絲以娛眺聽而已而一唱三嘆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執是而求則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為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珦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

併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葢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

越絕書序 田汝成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為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奥衍究達天人明為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

休之徒為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畧其所疑亦可以苴押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絶義含兩端或曰竒絶或曰斷絶句踐困僨餘䰟弱身强志轉敗為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竒事乎故解者曰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内能約已外能絶人故曰越絶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以與越滅吴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吴終焉故解

者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絶於此辨士絶於彼故曰越絶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為優吳越保界遐陬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哉而互為寇敵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為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是吳之逆天也是以有檇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兾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

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是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己阜民折節贒豪繕飭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黷奢靡疏子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遠略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

辱其時越猶未能即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或能以一旅自奮而敵讎踐安餘身無幾越且假仁徼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攫虎也跳梁不出楯檻之間其大小强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强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

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太原孔子曾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脩人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特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可立覩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一